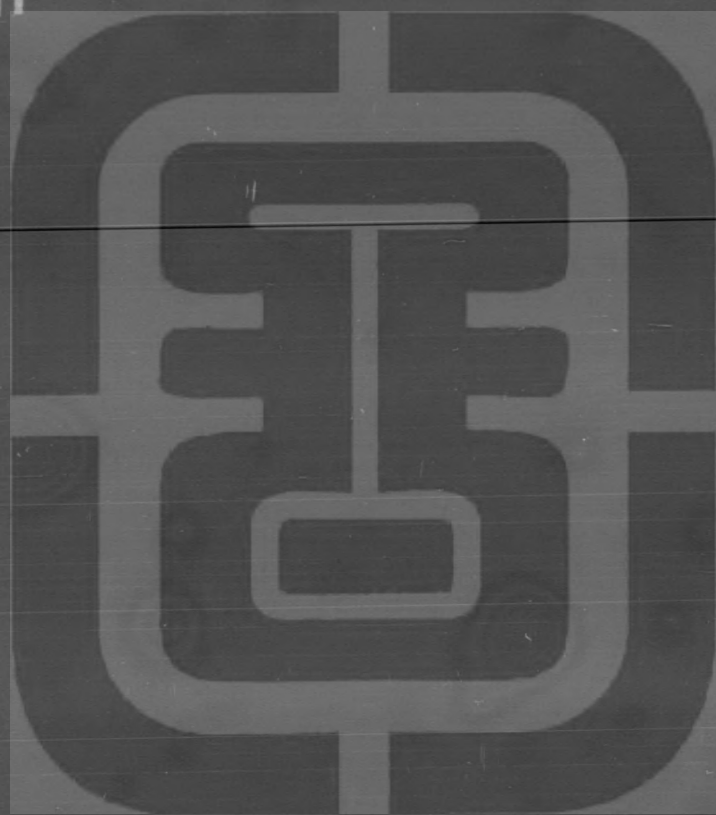


隋書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

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

城王洙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

尉迴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

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負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贖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保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開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

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經徒
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
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賙助一無所受尋
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
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群臣曰
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
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
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
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

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
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因而
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
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
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
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
者也旣而瘡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
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

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恐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蹇克彰及構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酌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徃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

父僧辯太尉頌少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虵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歔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

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槨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

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狗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一弟頌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絲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雋

郭雋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業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

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

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士雋

劉士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撻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

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躬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練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為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存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

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

往渤海慰喻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髮頓改州

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嘗見其有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

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
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其子處默
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
敦孝友之情名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蹟或家傳
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
垂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兄弟爭死
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
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田劉雋之倫翟林華

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
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卷七十三

特進臣魏

徵上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
 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
 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
 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
 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
 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

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靖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功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

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效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云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未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取下大夫母憂去

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

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
識用疑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
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
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
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
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
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
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如
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

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
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
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
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
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
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
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
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

附書傳卷十八
四
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奇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

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

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

叔略時在髻亂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太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竒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

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
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
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迴之亂
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迴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
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
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
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
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
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

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
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
農凡種植叔畧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
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
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
親委高頰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
叅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
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
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

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洛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

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竒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

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迴之亂恭懿預焉迴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

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

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
數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
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
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
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
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
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
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
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

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寬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
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
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
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
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
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
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

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
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
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
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
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
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
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
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已耆宿不虧
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聲首宜升

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
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
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
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
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
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
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
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
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

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伏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

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帝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

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
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
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
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
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
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
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弃之所以
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
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

而去後人有遇病者輒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
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
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
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
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
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
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

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盖小事何
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
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
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崩就公義禱
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
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
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
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
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
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
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
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
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
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
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
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

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
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
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
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
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
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
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
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
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

帝嘉其績用特加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
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
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
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
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
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
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
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
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

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
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
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
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
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
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
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

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
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
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
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
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
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
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

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
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
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郡
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
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
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

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
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
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
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
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
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潁
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疏
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
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

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

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

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

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施荼吏多賂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為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
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
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
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
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
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
如見其父母有猾人貢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
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
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

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
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
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
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
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
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
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
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

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賊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

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如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虛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旣往之一旨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

矣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樂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

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垂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

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
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
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
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士
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僕無
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
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
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
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

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
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
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
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表之上悉配防嶺
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
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
聞之令人捕捉撾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
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
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

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媣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納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

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摠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襟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

榜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

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歟
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闔上知
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
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侶周大將軍榮
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
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
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

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
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
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
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
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
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
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瑛
爲主阻兵于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

率精甲五千躡之躡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
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
寇邊以爲行軍摠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
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
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
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
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
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捶如舊榮
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
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
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
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
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
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
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
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

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隴西天水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

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督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

屏息皆稱其能遷充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脅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頰指白道以擊達

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

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之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

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

足畏歘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
之後以戰勲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
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
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
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
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
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
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
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

安平縣公及尉迴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
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
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
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
射弘度弘度脫兕鞞謂迴曰相讖不今日各圖
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
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
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
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

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
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
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
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
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極罰吏
人讜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
盜賊屏迹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
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
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
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
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亡素
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
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
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
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
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
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

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斑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

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迴竹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勲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

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
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
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
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
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
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
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

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
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摠管肆虐
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
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
鞠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
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
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
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
水中略不敢息自霄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

附書傳卷三十九
十四
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
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
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
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
道死時年四十九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
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

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
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
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橛埋之於
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蹈心於木橛
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
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
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
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
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

內書傳卷三十九
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
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
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
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鑕
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而
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
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
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

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
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或故身嬰罪戮或憂
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
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
毋掃墓而望喪乎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列傳卷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儒林

特進臣魏

徵

上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柳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

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
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
之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
而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
碩學於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
義宰一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
有不同江有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
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
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

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
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
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
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
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
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
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
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

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
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
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
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
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
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
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
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
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
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
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
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
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
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
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
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

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
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
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師宗
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
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
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
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
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

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
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
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
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爲梁
州刺史及義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
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
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

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

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踈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仕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善之言爲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時武時歷職典祀大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

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于世有子仲龕官至倚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

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
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
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
駁曰帝鑿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
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
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
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
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
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

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
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
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
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
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
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

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
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
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
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莫不詢
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
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
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
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
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
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
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
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
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專擅有國之患莫大於
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
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
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
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

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崑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回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轅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

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
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
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妄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
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律妄又
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
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

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
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
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
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
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
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

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僮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有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

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

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
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度偽齊
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
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
教今三教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
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
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
當今傳雅正于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

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
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
安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
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
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垂古意乃奏請用黃
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爲祕書郎有
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
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爲講說教
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

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
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夔獨不同每
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夔夔復上封
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
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
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
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
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
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

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
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
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
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
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
而罷之該及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
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子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

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珍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令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

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
涉學士皆恃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
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
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
傳義䟽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
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
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
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
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

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
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
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
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
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
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
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

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

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

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暉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負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詒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躋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

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
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
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
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
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
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
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
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
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
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胃玄
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
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
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
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
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
瀛州刺史宇文允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

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
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
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
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
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
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是所能炫自爲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
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
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
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
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
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
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
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
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勅令事蜀
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
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

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

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一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

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

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民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

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
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
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
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
雲馬李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
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
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
曾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

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于白首嬰孩爲慈親
所恕種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
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
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
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
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
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
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園虛
名聞于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于白簡事
不染于丹筆立身立行慙而實多啓手啓足庶
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
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鶴鴻整緇素于鳳
池記言動于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
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
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
慮觀省井間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
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

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改僻謬修
撰始畢圖書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
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街
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
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
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
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
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
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

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
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
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
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
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並
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于江南煬帝時
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

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大學博士撰禮疏一百
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
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
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
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
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
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
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
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
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

竊以毒螫瘖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
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况懷抱之
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
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
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
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
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
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

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
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
需賣禹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
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
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
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
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
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比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

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
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
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
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
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
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
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
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
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感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

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
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
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
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究執事有點
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
刊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
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注尚
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
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
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
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
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
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
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
矩何妥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
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
數窮天象旣精且博洞幽究微鈎深致遠源流

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
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
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
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
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傳卷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五

列傳卷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文學

特進臣魏徵

徵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
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
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
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
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

後闕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
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
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
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
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
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
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
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
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

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
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
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
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
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
南北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
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
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
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

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
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
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
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
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
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東至
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
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
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
洛四隩咸臬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
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
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
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
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
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

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

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案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

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
於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
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頰字景文齊州刺史頰之弟也年數歲值江
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
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書

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
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
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
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爲而頰性識甄明
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
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
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
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
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

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

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大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儵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

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

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

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賜

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于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竒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原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

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歲晚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郊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勲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

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
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
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
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
賓僚麗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被
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
調繞樹烏啼夜雒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
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
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廻輪常

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
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鸞
鳴斷絕心難續愴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
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
為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
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
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
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
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時年五十二有集

十卷行於世

王貞文始更始由吳獻不自是因據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

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

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

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

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

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

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

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

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

天流大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

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

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

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

余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

桂擣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

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

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
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
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
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
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
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
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
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
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

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
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
麟角孝逸生於爭戰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
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曷雖居可封
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
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
睿覽枉高車以載麗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
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
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

鍾之所諧旦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
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
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
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
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
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
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
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
草隸陳左衛將軍傅宰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
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
士遷水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
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
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
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
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

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
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
四月景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
鸞旗遷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
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
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
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
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貌屬殊

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
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
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
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跕鵲起鴻
鸞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
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
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
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

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
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
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
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
肅清冀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
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
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溼駐驛巖趾宵想遐凝
貌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
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

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
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
綽特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
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
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
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
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
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

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
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
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
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
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
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
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
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
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民
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
學士今日之士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
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
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
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
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
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

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
晉王燾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
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
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
言詩詔曹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嶠函實奧
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
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玉軼
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羣四達儼車徒是節春
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
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
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
曹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真過
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有所篇什多令繼和與
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
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曹性疎率不
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
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
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

感敗與虞綽俱徙邊曹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
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曹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
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曹俱爲學士煬帝
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
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
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

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
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
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
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
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
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
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

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
摠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摠摠甚敬之釋褐新
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
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
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
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
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
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
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

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
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
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
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
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
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
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
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
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

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
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
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
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曰文字
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
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
斯作繩用旣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筭授河龜威
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

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
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
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
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
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
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
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
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
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

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
已適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
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
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
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
稻粱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
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
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
乃討論羣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

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
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
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
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
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
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
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
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
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

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
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微
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
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
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彦幸
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
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
集禮一部復令微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
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
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
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拜國
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
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
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
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者
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宸垂旒辨方
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

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躋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摠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

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郎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

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

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
輿之制度建韜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
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
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
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
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
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
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
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
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
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
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
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
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

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
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
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
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
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
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

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
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

舉秀才兄弟二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
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
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
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高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
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
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高世常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范陽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

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會稽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校及建德敗伏誅

南陽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

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曹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二

建德

...

...

...

...

...

...

...

...

列傳卷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



